

融港追夢
系列三之三

普遍香港人都認為難以發展的科學園中，其實有不少人在付出青春、汗水和努力，從零開始於這裡創業，希望可以打造屬於香港的奇蹟。畢業已3年的陳子翔所創立的水中銀（國際）生物科技公司，就是其中的例子。從首年入不敷支，變成今年賺得7位數盈利，有着十數個員工，訪問的前後，他都忙着接待生意夥伴。

參賽燃念頭 獲千萬設公司

「這要多謝香港政府、科學園和天使基金的支持」。談起今日這一切，陳子翔率先提到的，是這片土地給予他的種種機會：先是大學時的創業比賽，讓他接觸了這個由城大教授研發的轉基因魚雌激素檢測技術，也燃起了創業的念頭；後是創新科技署及科學園對其項目的支持，讓他可先後取得約1,000萬元的資助，並設立公司，令這本土科技有了發揚光大的據點和基礎。吸收了大量的養分，他的公司亦長出了纍纍



■藉轉基因的鯖鱈魚，孵化出陳子翔的第一桶金，也創造出「打贏」其他國家的檢測技術。 曾慶威攝

人和社會，就像樹和大自然，既吸收養分，亦為整個環境作出自己的貢獻。2006年來到香港城市大學的內地生陳子翔，無疑是享受了優越的大學學習環境，在這充滿機會的城市下發展了自己的事業，但他亦同時透過「轉基因鯖鱈魚卵類雌激素檢測」的技術，寫下了本地科研產業亦可賺錢的勵志故事，更將這「本土科技」帶往歐美和日本，「我想外國知道，這一次不是因為我們便宜，而是因為我們也可以有好的科技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果實。陳子翔表示，其公司的「轉基因鯖鱈魚卵類雌激素檢測」，由於能快速、有效地檢測食品、藥品及化妝品裡是否有雌激素及有關劑量，再加上這技術是透過鯖鱈魚的胚胎進行，不屬於動物測試，受各大標榜人道、產品安全的企業所歡迎，「雖然外國也有檢測雌激素的技術，但不少歐美的一線公司都會找我們做檢測。可以幫香港走出去，以本土的技術『打贏』全世界的公司，證明了香港也可發展科研，創新科技署亦把我們當作一成功例子。我想外國知道，這一次不是因為我們便宜，而是因為我們也可以有好的科技」。

爭商業化廚餘變天然氣堆肥技術

除了在國際科研企業間證實香港實力，能將本地教授的研究成果從象牙塔帶出現實生活，也令他倍感自豪，「其實香港的教授做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，但由於香港缺乏相應的產業，令不少教授的研究最終也只能擱置一旁，變做『古董』，這樣非常可惜，令政府所投入的資源不能產生出應有的好處」。所以，他亦正積極爭取將城大廚餘轉化為天然氣及堆肥的技術商業化，希望將另一個「香港技術」帶出市面。



■陳子翔指本港尚無科研，易遭邊緣化，遂決心留港經營。

決心申港永久居民

展望將來，陳子翔表示，不論未來公司業務如何擴張，科技的研發一定會留在香港，「雖然不少人認為香港做不起科技產業，但我都會繼續下去，因為如果一個地方只做金融、地產這些虛擬經濟，而沒有自己的技術，很容易會被邊緣化」。已在香港7年的他，亦決心申請為香港永久居民，「無論業務的重心在哪裡，香港都會是我主要居住的地方之一」。

內地生「轉基因魚」助港科技走出去

速測人道獲追捧

「讓外國知道我們也有好技術」

友「跳船」客「走數」喊都無謂焗諗計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歐陽文倩）一個人一帆風順，就容易招人妒忌，但這個人不會是陳子翔，因為他的創業路，亦遇上了大大小小的障礙。曾經一同參與創業賽的夥伴，在創業的一刻「跳船」轉投金融界、被無數的投資者拒絕，甚至被客户拖欠近百萬元，令公司幾乎要倒閉，他都屢敗屢戰，甚至笑着向記者說出這一切的經歷，「哭也沒有用啊，只能想辦法解決」。

推銷屢「食檸檬」 笑言鬥智勇

陳子翔的創業理念始於一系列的創業比賽。他和另外兩個參賽的夥伴曾贏得「匯豐青年企業家獎」亞洲區最高榮譽大獎、李光耀環球商業計劃比賽季軍、「城大傑出創意獎」冠軍，當時他們都打算把比賽計劃付諸實行，但最後兩個夥伴都紛紛「跳船」，轉投金融界，只剩他孤軍作戰。最終，他另覓科研和管理人才，以撐起整個團隊，幾經努力，今天的公司有模有樣，「他們現在應該在後悔了吧？哈哈」。有了團隊，還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。

除了向政府申請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」，他們亦曾向數百個投資者推銷自己的創業理念，希望獲得別人注資，但卻被拒絕數百次，屢屢碰壁，這段經歷，他依然能以笑容作結：「最後是比賽時的一個評審成為了我們的主要投資者，整個過程都要鬥智鬥勇。」取得政府資助、有投資者打本，但要將技術推出市場，又是另一大難題，陳子翔解釋：「因為香港政府要用某個技術的話，一定要有外國經驗參考，當時我們的技術是新的，所以他們不肯用。結果我們是先打開歐美市場，再傳回來香港的。」不過，現在環境保護署、水務署等，都有使用其公司的技術。

先攻歐洲市場 再「反攻」香港

正當今年開始賺錢，他又遇上了客戶



■陳子翔的手提電腦裡，隨時都準備着向生意夥伴作介紹的電子簡報。

的「走數」的問題，「客戶是海產生意方面的，他們有十數億元的身家，卻不肯『找數』，對我們說簽約的公司是『空殼公司』，告入了也沒錢賠」。也因為這筆近百萬元的生意，令他們公司幾乎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，曾辭退部分員工，更有短暫時間無法支薪，幸好危急關頭找到其他生意，才可渡過難關。

「鯰魚效應」促繁榮 不只牟利肩負社責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歐陽文倩）其實陳子翔並非科技人才，本科時他主修的是電子物流及科技管理，以及市場學雙學位，碩士讀的是經濟學，之所以不走一般的商界路，而轉去做科研產業，這都源於他做義工期間的啟發。陳子翔認為，香港取錄的一批內地學生，不論是因為「鯰魚效應」也好，或是本身付出的努力及實力也好，都能為香港帶來不同的技術才能，令香港變得更繁榮。

「本科的時候我獲得賽馬會獎學金，有了經濟方面的支援，我有更多自由去做其他的事，當中也包括做義工。那時我發現，一個人的價值，並不只是他能得到多少，還在於他能付出多少。」他於本科時期自己創立「明粵會」，幫內地生學好廣東話以融入香港，又曾帶本地長者參觀馬

會、向中學生分享如何計劃將來，「所以畢業後我也放棄了到銀行的工作機會，希望可以make a difference（試着不一樣）」。

公司肩社責 偶爾測產品

所以，在他眼中，他所設的公司並不只為牟利，同時也肩負社會責任，「我們希望市民可以安心進食、安心使用護膚品和藥品」。於是，最近市面上多了「無雌激素標籤」的雞，未來我們吃雞也可找到「Q嚟」。此外，他的公司亦會偶爾自行於市面上找產品做檢測，發現有問題時更會通知有關部門跟進。

引非本地人才 社會更多元

談起早前有個別網民高調「反香港院校

收內地生」，陳子翔認為，每個社會都有本地和非本地人，而政府引入非本地人才，為的就是可以令當地有更多元的技術和才能。以他的公司為例，本地和非本地人各佔一半，在談生意時也各有所長，「本地生對本地資源有更多了解，也知道本地文化，便於與客人溝通；內地生則可處理內地業務，大家各有其作用」。他還認為，在個人層面，內地生可發揮「鯰魚效應」，激發令本地同學認真學習，「而在社會層面，我們也有自己的貢獻，令香港變得更繁榮」。

對小部分人質疑內地生在港「搶資源」的爭議，「其實我們也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樣伸手拿資源而已，我們都面對着各種的困難。人在異地，更要跟着別人的規則去『玩』。」

棄內地「鐵飯碗」

港土「種出」大熱App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歐陽文倩）在科學園的另一個角落，正在孵化着另一個內地生的創業故事。於北京大學畢業，放棄國內的「鐵飯碗」，焦中華（Eliza）選擇來港讀碩士，然後就留在香港創業。在她眼中，香港給予了她自由，讓她可以擺脫那平坦但無趣的「國企路」；香港也給予了她機會，令剛起步的她，也有資格去爭取一個大型項目。這片土壤上，她種出了一個香港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「Bottle Talks」，登陸「AppStore」2個月多一點，已成為大中華區的熱門程式之一。



■除了打造出「香港品牌」的手機程式，Eliza的公司亦與大專院校合作，在暑期提供實習生機會。

在內地，於國企工作幾乎是前途光明的代名詞，創業就像是被迫走上不歸路的「個體戶」。也因為如此，Eliza特別感恩香港這個環境，除了是港人認為「做老闆好」氣氛，也因為政府、規章的完善，「香港給了我自由，各種自由。首先，地理位置來說遠離父母，可以想幹甚麼幹甚麼；其次，法制稅收等因素，保證了我可以專注於業務本身，並且不被這些瑣事羈絆；最後，在商業中沒有歧視。儘管我是內地來港創業的，但是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商業合作夥伴，都沒有歧視」。

這種「零歧視」、「零腐敗」的氣氛，還體現於Eliza創業之初，那由零開始的時候，「我在香港創業之初接到的一個項目就是來自香港一所大專院校的。我們公司當時剛剛起步，但是憑着大家的努力，最後居然中標了！項目結束後，我們和學校那邊的負責人也成了朋友，一起吃過一次午飯，我現在仍然記得，那次午飯人均不到100元，但是對方堅持和我們各自付賬」。

紅遍兩地星洲 港排名續冠亞

作為科學園網動科技孵化項目的企業之一，Eliza的公司Zine Plus所開發的「Bottle Talks」手機應用程式，自7月底登陸AppStore至今，一直在香港、內地以至新加坡的生活類別成熱門應用程式或，在香港地區的排名更一直保持第一、第二名。

除了打造出「香港品牌」，Eliza的公司亦與大專院校合作，在暑期提供實習生機會，招聘中也保持了本地員工的比例。她又積極向外推廣香港的創業環境，「因為我們公司和內地、台灣等交流非常頻繁，所以我本人一直不遺餘力地向內地、台灣等地機構及媒體宣傳，希望更多人來香港投資、創業」。

指「搶資源」論可反過來理解

對於有人指責內地生「搶資源」，Eliza坦言這種想法「可以理解」，「反過來說，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還覺得港澳台的同學有各種優待呢。當時我們都說港澳台的學生考北大比我們容易多了。再舉個有目共睹的例子，香港的明星、歌星，這些年紛紛北上發展，算不算到內地「搶生意」呢？這些事情一直都有，各種聲音也一直都有，順其自然就好，我個人不太在意」。